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呻吟語摘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霖

呻吟語摘卷下

明 吕坤 撰

外篇

天地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虚消息是一個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印板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溫者有宜微溫者有宜太溫者有宜溫而風者有宜溫而濕者有宜溫而燥者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爽萬物隂受一毫之病其宜涼宜寒宜暑無不皆然飛潛動植蠛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隂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必合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燔灼而已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強者勝若兩軍交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為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為澤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誰為之曰陰陽為之陰陽誰為之曰自然為之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氣果

次脆斷生氣寛平温厚殺氣峻隘凉薄故春氣絪縕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亡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盈虚之自然也

天地發育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内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熯物風非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為一噓吸極次第故温暑凉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照而夜有

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極沉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疎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空中悲懽呌號怨徳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為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極勤敏無一息之停極聰

明旦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極老成有歷久
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
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量未嘗養人之奸容
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無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
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
無炫飾極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
氣常下交極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
無一毫偽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

故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亡本其氣而失之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為而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樂莫大焉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雜穀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瓦礫出露此是山陵

是時榖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蟲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鋭而下廣象量榖堆也氣化日繁華日廣侈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陰陽之氣各横逞於有餘各退縮於不足非相讓也非相妒也各行其自然而已旱而雩水而禜人事當爾乃聖人燮理修省之道積誠所格自足回天然亦非

常理也而偶然者欲以貪天功則迂矣

兩間氣化總是一副大蒸籠

天地之於萬物原是一貫

天地之於萬物因之而已矣分毫不與焉

世界雖大容得千萬人忍讓容不得一兩個縱橫

世運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門市井不是盜賊奸宄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為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逐奔世態而以教養為迂儒世道可為傷心矣

喜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是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

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真愛敬真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真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為象恭滔天真簡率流而為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亡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六合是個情世界萬物生於情死於情至人無情聖人調情君子制情小人縱情

聖賢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趣不滿勢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圎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聖人不强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日之於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於萬籟也尺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於萬事萬物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天如故也萬感劻勷衆動轇轕而吾心之天如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但聽

明睿智千百衆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欲七情中豈不有欲孔子曰已欲立欲達孟子有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私也周子云聖無欲愚云不如聖無私此二字者三氏之所以異也

聖人没自家底見識

對境忘情猶分彼我聖人可能入塵不染則境我為一矣而渾然無點染所謂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非聖之至者不能也若塵為我役化而為一則天矣

聖人學問只是人定勝天

聖人之私公衆人之公私

聖人無夜氣

衣錦尚絅自是學者作用聖人無尚

聖人不必天而必我我之天定而天之天隨之

生知之聖人不長進

學問到孔子地位纔算得個通通之外無學問矣

聖人因蛛而知罟網非蛛學聖人而作網罟也因蠅而悟作繩非蠅學聖人支足也物者天能聖人者人能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

必以為聖人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

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

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獘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為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譬之涇渭不言自别正當遵海濵而處以待天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畢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

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一朝而成載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甘冎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汚耳若張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世之頽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為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為狃於衆皆不為而不敢動則是亦衆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食毋嘗之而

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知之矣猶以衆人為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徇習以居非能違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世而好異者也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為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

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山林處士當養一個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為用而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為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己用者也以己用皆偏才者也

知其不可為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

為而猶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令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為是故辭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為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恐為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訣而以倨傲矜陵為節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

而以過禮足恭為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辨禮有當豐
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智
而忘其過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為己
任以檢身約己為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
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佛老墨者此語
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偽孟子也只定他個似字今人却把似

字作偽字看不惟欠確且未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真知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

世道已不可為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噦吐臯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為唐虞無堯舜臯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你個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為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為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個

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夫物愚者真智者偽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迈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㛊邪何嘗有矯偽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

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為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

均於宇宙無補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文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明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馭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可嘆也已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

易者為罷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為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為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者為麁踈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為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為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千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為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為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個不動心豈無骨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乞人盜跖都有分都由人自不由耳或曰須是跟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聖人者走底是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暗合

得人不敢不然之情易得人自然之情難秦漢而後皆得人不敢不然之情者也

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間挐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足這是甚麽心腸講甚學問

衆人但於義中尋個利字再沒利中尋個義字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曰不濟事

食牛吞象之氣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千摧百折未可専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往嚇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

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

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性分名分不是兩項盡性分底不傲名分名之見不肯

見之名之役執往役之事令之講學者凌犯名分自

謂高潔孔子乘田委吏時何嘗不折腰屈膝於大夫

之庭乎噫道之不明久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大驟要長慮却顧

茍可以柔道理不必悻直也茍可以無為理不必多事也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個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

體故也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為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為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為遠前步視後步為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

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

慎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

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徵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徵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物氣

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此

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歛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克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歛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憂也

只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

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個個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縣職分遂了這個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為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為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為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

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天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為盈一已之欲哉試一反思便當愧汗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令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妬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

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獘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為哉士君子委質何為哉儒者以宇宙為分内何為哉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個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如何處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蓱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斗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自省有餘愧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癢間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即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

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天下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痛癢而不知覺則為癡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為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關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以亡

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持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恐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治世莫先無偽教民只是不爭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其勢反為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墻之防禦而以天下為藩籬

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冦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慟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艴然起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正則曰踐踏令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令縱不敢更

張而毀折以滋壞獨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個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

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聖人聯天下為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癢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

海之痛癢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制人之死命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與為亂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

人未能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權宜事之為善也以為吾嘗御天下則吾身即法也何以法為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興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姧也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昭示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為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亦不失為半得暴君邪臣即欲變亂而

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從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不可廢也明矣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奸混呼雜命懸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寃辯者欺

貪者飽康者飢是人也即為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為人上可嘆也夫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十錢夜户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猶為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經事

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有司庶府所職者何官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人才邪正世道為之也世道汙隆君相為之也君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中人皆化為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為中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成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為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況天下乎

印書先要個印板真為陶先要個模子好以邪官舉邪官以俗士舉俗士國欲治得乎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難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連雲大廈須用大木為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

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令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為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疎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為榮已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既得則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冒進皆視官為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為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為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

識見故如此無怪乎宋太宗問劉昌言之涕泣謂呂蒙正之眼穿也

漢始興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内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之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税給之猶不足履畝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

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為之傷心矣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有訶罵小兒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還要一個皐陶而二十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令

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温柔豈知殺之而不怨

便是存神過化處目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

子四物百十劑纔是體治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强弱在所必較

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

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合德乘離心以

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强弱非所論矣故戰之勝

負無他得其所乘與人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

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銳也而示之以疲實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强弱亦非所論矣故秉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情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部只有個法字刑官只有執字君其慎之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甲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獄情

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韓子
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孟子云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徳之洪範曰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便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世道終不可反乎抑古人絶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禄事勢視古人有何靳嗇俾六合景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覥靣萬民之上矣

德立行成了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貧富分之尊卑自然上下格心小大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焰故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趣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為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

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貴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懼此

令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令之理財

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譬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强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毆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

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礮以鬱火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通之此存亡之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士

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於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填委簡書酧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這些時光精神只有這些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令也擾民以相奉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樸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令之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識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為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病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愧於心焉即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民情亦然故先王引民情於正不裁於法法與情不俱行

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
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之謂調

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之怨
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己之職
而公法廢於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矣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覔入
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

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纔說所

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裡篤恭人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也

無事時惟有丘民好踈戲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魚肉之有事時惟有丘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躲避處何況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

凉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脱綿縠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已夏猶未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止意乃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為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

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産相鄭鑄刑書誅强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諸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産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産衆人之母孔子之為政可知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寛為本未嘗以寛為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寛也故懐寛心不

宜任寛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母殺子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為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没人重

他是自戕其命也

酒之為害不可勝紀也有天下者而不知嚴酒禁雖談

教養皆茍道耳此可與留心治平者道

而今當民窮財盡之時動稱礦税之害以為事于君父

諌之不行總付無可奈何我且就吾輩安民節用以

自使者言之飲食入腹三分銀用之不盡而食前方

丈總屬綦殄要他何用僕隷二人無三十里不內食者下程飯卓要他何用轎扛人夫吏書馬匹寬然有餘而鼓吹旌旗要他何用下莚上篳公座圍屏儘章物采矣而滿房鋪毡要他何用上司新到須要忝謁而節壽之日各州縣幣帛下程充庭盈門要他何用前呼後擁不減百人巡捕聽事不缺官吏而司道府官交界送接到處追隨要他何用隨巡司道揖拜之外張筵互欵期會不遑而帶道文卷盡取抬隨帶道

書吏盡人跟從要他何用官官如此在在如此民間節省一歲儘多此豈朝廷令之如此不得不如此耶吾輩可以深省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為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刀難之計為下司增紙筆之孳為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為當然一細思之可為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養士用人國家存亡第一緊要事而今以當故事

臣是臯夔稷契君自然是堯舜民自然是唐虞士君子當自責我是臯夔稷契否終日悠悠泄泄只說吾君不堯舜弗俾厥后惟堯舜是誰之愧恥我輩高節厚祿寧不惶汗

惟有為上的難令人都容易做

聽訟者要知天平平未稱物先須是對鍼則稱物不爽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着中証便有趨向況

以辭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慎此

天下之勢頓可為也漸不可為也頓之來也驟漸之來也遠頓之着力在終漸之着力在始

人情

一巨卿還家門户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而

暇嘆世情哉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温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守禮義者令人以為倨傲工諛佞者令人以為謙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

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有四要路壞人氣質當此地

而不壞者可謂定守矣君門士大夫之利衢也公門吏胥之利衢也市門商賈之利衢也翰林吏部臺省四要地也有道者處之在在都是真我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兩悔無不釋之怒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怨無不成之禍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

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據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

體人而後怒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有二三道義之交數日別便想思以為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踈余曰君此語甚有趣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深耳孔孟顔思

我輩平生何嘗一接只令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家人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室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疎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遠而欲心長即慕一生濟得甚事

受病於平日而歸咎於一旦發源於臟腑而求效於皮毛太倉之竭也責窮於囤底大厦之傾也歸罪於一霖

物理

鴟鴞其本聲也如鵲鳩然第其聲可憎聞者以為不祥每彈殺之夫物之飛鳴何嘗擇地哉集屋鳴屋集樹鳴樹彼鳴屋者主人疑之矣不知其鳴于野樹主何人不祥也至於犬人行鼠人言豕人立真大異事然不祥在物無與於人即使於人為凶然亦不過感戾氣而呈兆在物亦莫知所以然耳葢神鬼愛人每示人以趨避之幾人能恐懼修省則可轉禍為福如景公之退孛星高宗之枯桑穀妖不勝德理氣必然然

則妖異之呈兆即蓍龜之告繇是吾師也何深惡而痛去之哉

春夏秋冬不是四個天東西南北不是四個地温凉寒熱不是四個氣喜怒哀樂不是四個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户者不必遊覽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

之氣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爲山河爲巨體之物得游散纖細之氣質者爲蛾蠓蚊蟻蠢動之蟲爲苔蘚萍蓬蘩莀之草

火不自知其熱氷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

薰香猶臭猶固不可有薰也是多了的不知無臭無臭臭之母也

柳炭鬆弱無力見火即盡榆炭稍强火稍烈桑炭强山栗炭更强皆逼人而耐久木死成炭其性自在

廣喻

劒長三尺用在一絲之銛刄筆長三寸用在一端之銳毫其餘皆無用之羨物也雖然使劒與筆但有其銛者銳者焉則其用不可施則知無用者有用之資有用者無用之施易牙不能無爨子歐冶不能無砧手公輸不能無鑽㫁𥁕不能無則與有用者等也若之

何而可以相病也

着味非至味也故玄酒為五味先着色非至色也故太素為五色之主着象非至象也故無象為萬象母着力非至力也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着情非至情也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着心非至心也故聖人應萬物而不有

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蓋華一身之元氣血脉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貪可以懼

矣

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即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為重者也合勺之微斛斗之

所賴以為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以為長者也

長戟利於錐而戟不可以為錐猛虎勇於貍而虎不可以為貍用小者無取於大猶用大者無取於小二者不可以相誚也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為鑑為尺為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蒼松古栢與夭桃穠李爭妍重轂鸞鑣與衡車瘦馬爭步豈直不能亦可醜矣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然抵死不開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

窻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浪其所托者然也

人有饋一木者家僮曰留以為梁余曰木小不堪也僮曰留以為棟余曰木大不宜也僮笑曰木一也忽病其大又病其小余曰小子聽之物各有宜用也言各有攸當也豈惟木哉他日為余生炭滿爐烘人余曰太多矣乃盡濕之留星星三二點欲明欲滅余曰太少矣僮怨曰火一也既嫌其多又嫌其少余曰小子聽之情各有所適也事各有所量也豈惟火哉

海揆以汚穢揆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

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採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瘢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不虛而應物亦然故禪家嘗教人空諸有而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有發而中節之和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

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衣履哉乃沉之溺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也二體且難分況一念而可分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地雖童子不能

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澤潞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莫矣僚友問輿夫去潞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憮然少間又問尚有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迫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憩車中既下車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口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凡討得便宜多也問卜筮者亦然天下豈有兒不下迫而强自催生之理乎大抵皆揠苗之見也

進香呌佛其不禁同僚非之余憮然曰王道荆榛而後蹊徑多彼所為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為何可弗禁所賴者緣是以自戒而不敢為惡也故歳飢不禁草木之實待年豐彼自不食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旨哉妙哉涵蓄多少趣味

日食膾炙者日見其美若不可一日無素食三月聞肉味衹覺其腥矣令與膾炙人言腥豈不訝哉

鈎吻砒霜也都治病看是甚麽醫了

家家有路到長安莫辨東西與南北

鐘一鳴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而聲非不足使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無一人聞之而聲非有餘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此一貫之說也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爇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

某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某曰雖婦人孺子未嘗無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躭軒鷩隣而睡者不聞垢污滿背而負者不見

被桐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獨立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寫字得

經世宰物之法

或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極也事化信

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烏孚生氣化也鱉思生神化也

只一條線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滿眼景物都生色到處鬼神都響應

地以一氣噓萬物而使之生而物之受其氣者早暮不同則物之性殊也氣無早暮夭喬不同物之體殊也氣無夭喬甘苦不同物之味殊也氣無甘苦紅白不同物之色殊也氣無紅白榮悴不同物之禀遇殊也

氣無榮悴盡吾發育之力滿物各足之分量順吾生植之道聽其取足之多寡如此而已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

應者如何只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四時之氣先感萬物而萬物應所以應者何也天地萬物一氣也故春感而糞壤氣升雨感而礎石先潤磁石動而鍼轉陽燧映而火生況有知乎格天動物只是這箇道理

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不如精其一之爲約一而精之萬全之慮也

我之子我憐之隣人之子隣人憐之非我非隣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爲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錫敉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惘耳奚必我乘也嗚乎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纔成大世界

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太羮玄酒不至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羮玄酒雖驅之不至也膾炙徹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羮玄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個末好容易底近世

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常言三代之民與禮教習若有奸宄然後麗刑如腹與粟菽偶一失調治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却以四物四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兼攻

兼補以攻為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斟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禦敵以繁弱授矇瞍而使之中的其不勝任授者之罪也

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踏人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横墻十步一堵堵數十焉行者避墻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

成路田家無計乃蹲田邊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墻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墻而使之通猶得省於墻之更西者乎子笑曰更有奇法以築墻之土墊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於道之西者乎安用墻為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之質譬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草得之而為柔木得

之而為剛不能使草之為木而木之為草也是故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之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非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為人也而實自為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容也人身内堅而外容何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即入一隙物虚一寸水

即入一寸

頸檠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熟只恐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煑砂可使為水作泥令冷竈清鍋却恁空忙作甚

一人入餅肆問餅值幾何館人曰餅一錢一枚食數餅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麵乎應麵錢若干食

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乎應人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發去木一截作神櫝一鏡臺一脚桶一錫五斤造香爐一酒壺一溺器一

某嘗入一富室見四海奇珍山積曰某物余取諸蜀某物予取諸越不遠數千里積數十年以有今日謂余公有此否曰余性無所嗜設有所嗜則百物無足而至前問何以得此曰我只是積錢

弄潮於萬層波面進步於百尺竿頭

人之手無與於己之手也腋肋足底己摸之不痒而人摸之則痒補之齒不大於己之齒也己之齒不覺塞而補之齒覺塞

四脚平稳不須又加楮墊
只見倒了墻幾曾見倒了地
無垢子浴面拭之以巾既而洗足仍以其巾拭之弟子曰舛矣先生之用物也即不為物分清濁豈不為身分貴賤乎無垢子曰嘻汝何太分别也足未濯時面潔於足足既濯時何殊於面面若不浴面同於足潔足汙面孰貴孰賤余謂弟子曰此禪宗也分别與不分别此孔釋之所以殊也

兩家比舍而居南隣墻頹北隣為之塗墐丹堊而南隣不歸德南隣失火北隣為之焦頭爛額而南隣不謝勞

喜者大笑而怒者亦大笑哀者痛哭而樂者亦痛哭歡暢者歌而憂思者亦歌逃亡者走而追逐者亦走豈以形論心哉

二商渡江俱挾重資舟滿載重而不已也中流遇風舟子曰須減舟中之十二始無恐不然不沉則覆一商

曰我奇貨可惜無堪棄者一商從之得達岸一商竟溺焉人貨俱喪其達岸者悔曰可惜減吾千金怨舟子舟子曰不見某乎曰彼命當死減亦死我命不當死不減亦不死乃向舟子索償

抱得不哭孩兒易抱得孩兒不哭難

疥癬雖小疾只不染在身上就好一到身上難説是無病底人

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為文者吾惑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為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一先達為文示予令改之予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為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予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之面指而安為

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

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一曰天分語身為道鑄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無所為生知安行之聖人二曰性分語理所當然職所當盡務滿分量斃而後已學知利行之聖人三曰是非語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以勸賢者四曰利害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衆人五曰權變語托詞畫策以應務

六曰威令語五刑以防淫七曰無奈語五兵以禁亂此語之外皆亂道之談也學者之所務辨也

愁紅怨緑是兒女語對白抽黄是騷墨語嘆老嗟卑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

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

輿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為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為有見之言其叙述歌詠則為有益世教之言

聖人作經有指時物者有指時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論心事者當時精意與身徂矣話言所遺不能寫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一已之意見度之不得則强為訓詁嗚呼漢宋諸儒不生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十一然以牽合附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

不少也

聖人垂世則為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自孔子時便說史不闕文又曰文勝質則史把史字就作了一偽字看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亡足為法戒至於是真是偽總是除外底譬之聽戲文一般何

須問他真假只是足為感創便於風化有關但有一椿可恨處只緣當真看把偽的當真只緣當偽看又把真底當偽這裏便宜了多少小人虧枉了多少君子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温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疎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温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

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呑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太玄雖終身不看亦可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真才更為可嘆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為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麤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

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跅弛之病其文温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巽軟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修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隱險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病其文變化者其人

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怪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純必不可棄令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飣餖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粉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舉業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徇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己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

迷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異暗摸而辨蒼黄隅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豈不難哉隆慶戊辰永城胡君格誠登第三場文字皆塗抹過多而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後余閲其卷乃嘆曰塗抹即盡棄擲不能何者其荒疎狂誕纚之以舉業自當落地而一段雄偉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傑如對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羈之才難挫之氣吞牛食象倒海衡山司理常州佐海剛

峯多所調停自非尋常庸衆人惜也以不合世調竟
使沉淪余因拈出以為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當
得之牝牡驪黄之外也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
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
令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
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
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

也余以為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為形如日月之垂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世而無獘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精實出於吾口而當於天下之心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弔詭探奇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

用之形聲是謂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孽也經生學士之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怪異足以文凡陋之筆見其怪異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為之汗顏泚額而彼方以為得意者也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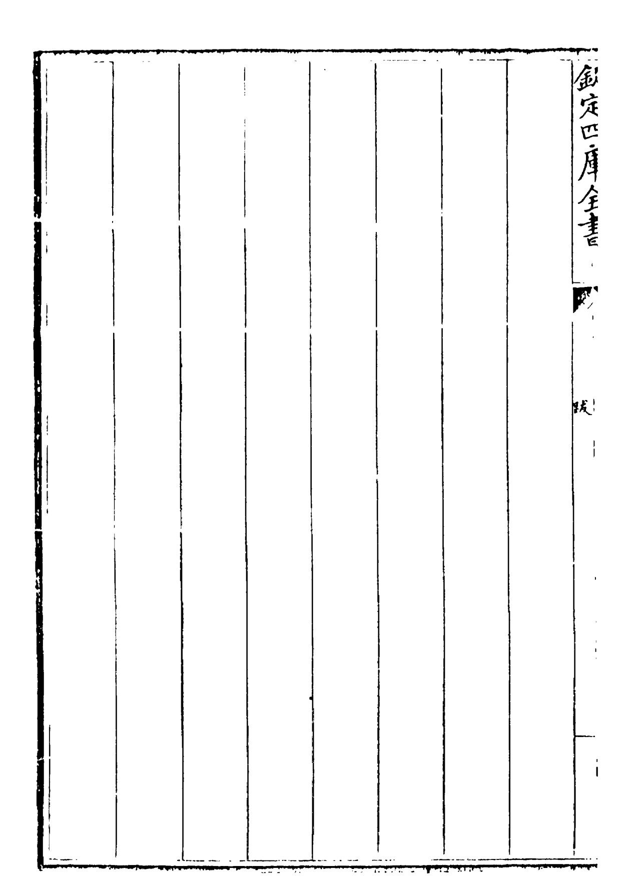
呻吟語摘卷下

呻吟語摘跋

家君之為呻吟語也歷寒暑五十餘禩矣無論燕居獨處即堂署紛拏之際輪蹄馳驟之頃着疴床第之餘中夜夢醒之會遇有心得語輙録記之楮冊不備則壁間牖下書面門屏金屑玉粒不一而足畏有見隨録而集之亦有偶得未及書而後迺遺忘者或偶書未及録而竟難尋覔者今以所集若干分類而續於呻吟語各欵之後人多未見畏欲續壽梨棗家君曰是書之刻也板

先不一傳之煩廣第選擇弗精校讐弗慎終非全書胡可傳也爾既欲盡擇其最者先之乃手自删削稿凡三易並其續入者僅餘十之二三題曰呻吟語摘畀乃躬督繕書手分句讀再刻之家藏視舊板不啻精且慎矣於戲琢磨功到而玉潤重輝淘汰力勤而金光增艷萬理畢具一貫在心得之則立地聖神何事求多於紙上弗得則終身陷溺奚貴徒涉於目中是刻也期與同志者共勉焉無負家君立言垂訓之意可已萬歷丙辰仲

冬朔男呂知畏頓首謹跋



跋